

苦圻先生雅教

鄭騫敬贈

馮惟敏及其著述

鄭 騫

燕京學報第二十八期單行本

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SKBC
MG
K825.6=48
3

MG
K825.6215
3

馮惟敏及其著述

鄭 騫

引 論

世之談曲者，輒以爲元人製作，獨有千古，審諦此言，實非確論。雜劇，傳奇，不在本文範圍，未遑具說；若夫散曲，則朱明一代，別擅勝場，絕非元人所能籠罩者也。元人散曲，高渾灑爛¹，不能不推爲精品妙製。然以體制言，則小令大佳，而套數猶未發展至成熟完備之境。以內容言，則幾乎千篇一律：弔古也，厭世也，警悟也，散誕逍遙也，林泉逸興，風月柔情，搖筆卽來，觸目皆是。擬之於詞，與五代宋初之作，適相彷彿。五代宋初之詞，非不高妙，然若無東坡少游以後諸大家，詞之爲詞，詎可知耶？東坡爲豪放之首，少游開婉麗之宗。自是以後，各家作品涵蓋所及，乃不止於風花雪月，離合悲歡；蓋凡作者之性情，思想，學問，生活，皆可於詞中求之，不僅優詞長調，爲前此所無也。詞之一物，得與於著作之林，文藝之府，豈不以此哉！準是推論，散曲之發揚光大，固不能無待於明人矣。

明初散曲，傳世者稀，且多偏於‘端謹嚴密’²之一派，平鈍闕茸，所不能免。論其內容，亦無以大異於元人。至正嘉之世，崑曲將興，古調漸廢，而散曲作家，忽然輩出。婉麗則有王磐，金

1. ‘灑爛’二字見實雲石隱卷自序。

2. 參閱任中敏散曲概論（散曲叢刊本）卷二派別第九。



鬱，沈仕，豪放則有康海，王九思，馮惟敏。而康王馮之作，描寫其個人之生活，表現其個人之性情，風格理趣，面目各殊，尤爲超出元人，而非同時婉麗一派之所能及。至是而散曲境界始寬，堂廡始大，體製內容，乃臻完備；明人之所以別於元人者，固在此耳。

三人之中，馮氏又爲傑出，善乎任中敏之論曰：

馮惟敏 海浮山堂詞稿四卷，生龍活虎，猶詞中之有辛棄疾，有明一代，此爲最有生氣，最有魄力之作矣。王世貞 王驥德輩之品評，皆嫌馮氏‘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俠寡馴，時爲詆類’；蓋皆崑腔發生以後，南曲盛行時之議論，殊不足據也。³ 馮氏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馴；惟其如此，乃能豪辣。若論其失，有因恣肆之極傷於獷悍者，有因任情率性之極，詞意近於顏唐，不能凡百與會者。至於全集之中，豪辣者多，而進一步渾涵於灑灑之境者猶少，是亦其成就上之缺憾；惟諸家之中，獨馮氏斯足責也。馮之意志，亦極怨憤，所異於康王者，在怨憤便索性將全部怨憤痛快出之以示人，較少做作。而才氣之橫溢，筆鋒之犀利，無往而不淹蓋披靡，篇幅雖多，各能自舉，不覺其濫，亦非康王一派之所及也。（曲概論卷二，頁四十。）

馮曲之風格價值，既如上述。而其所以能到此地步者，其來固有自焉。惟敏 父裕，生具剛直之性，以理學名家，出爲循良，退

3. 二王之論，俱見後文。驥德論灑曲，固多貶詞，世貞之論，則譽多於毀。世貞與惟敏同時，非灑曲盛行後人物也。

耽風雅，所生四子，皆以文采學行，著稱於時。⁴ 惟敏秉遺傳，承庭訓，植身立行，酷肖其父。其思想、學術，則純粹儒家者流也。其性情、生活，則詩人之性情、生活也。少年踪跡，遍遊五嶽，南入黔，北渡遼，已得助於江山。屢上春官，輒擢勁翮，復失意於科舉。出爲令倅，則守正愛民，不畏強禦。退處山林，則詩酒嘯歌，亦有以自樂其樂。守正愛民而遭惡勢力之摧抑，故悲憤。詩酒嘯歌而故鄉擅林壑之美，故恬適。蘊蓄既厚，內容充實，此其所以能卓然特立，自成一家也。孟子曰：‘願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爰搜採羣籍，寫爲此文，惟敏生平，於茲略見，聊供讀馮曲者之參考云爾。

傳

馮惟敏字汝行，自號海浮山人。其先世居山東之臨朐。明初，募中國人實塞下，有名思忠者，徙遼之廣寧，是爲惟敏高祖。⁵ 傳至惟敏父裕，服官內地，携家屬還居山東，遂復臨朐舊籍。⁶ 臨朐與益都接壤，同屬青州府；裕家曾寓益都；惟敏兄弟以益都籍應鄉試；⁷ 裕卒葬益都城北十里之新店，惟敏兄弟祔焉。⁸ 故馮氏又占籍益都。

裕字伯順，少孤貧，刻苦讀書。喜理學，師事義州賀欽，得白沙陳獻章之傳。成正德三年進士。歷官南北，所至有循聲惠

4. 西齋事跡見下。

5. 明刻本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六十五馮氏家傳。

6. 光緒臨朐縣志卷十四上馮裕傳。

7. 光緒山東通志卷九十二學校庶舉人表。

8. 廣臨益都縣志卷四陵墓；同卷縣志云‘新店在城北十里’。

政；在貴州久，威德懷苗夷。以貴州按察副使致仕。家居講學；復好吟詩，與海岱者宿結詩社，‘所唱和多清雅可觀’。其曾孫琦輯爲海岱會集；又編其自所爲詩曰方伯集，俱傳於世。裕性重厚剛介，當官伉直有裁斷，‘白首蒼艾，魁壘之士’也。生五子，少子惟直早卒；其四人皆知名當世，稱臨响四馮。長惟健，次惟重，三卽惟敏，四惟訥。惟健，重，訥，俱能詩，有集今存。⁹

惟敏正德六年辛未(1511)，生於直隸晉州官舍，時裕方知晉州也。¹⁰數歲，裕遷南京部曹，惟敏隨任，居南京者十二年。¹¹裕出守甘肅平涼，旋改貴州石阡，皆隨往。¹²蓋自孩幼迄弱冠，足跡所至，已半中國矣。惟敏能承家學，聰穎過人；¹³父課以六經諸子史，舍咀英華；¹⁴復多所博觀外家之語；¹⁵詩文雅麗閎肆；¹⁶雖在弱齡，已驚長老。在貴州七年，¹⁷從父歸臨响，聲譽噪一時。¹⁸晉陵王慎中督學山東，自謂無書不讀，少所推許，及見惟敏文，大賞異，自以爲遜其才也。¹⁹嘉靖十六年舉於鄉。²⁰其明年，次

9. 摺事跡詳見馮氏家傳，臨响縣志，康熙益都志卷七，皇明分省人物志卷九十七，馮澤佳山堂詩集王士禛序，海岱會集見四庫提要一百八十九，方伯集及惟健，重，訥詩集詳後著述。

10, 11. 俱見後年表。

12. 諸書俱未言惟敏曾至平涼。但惟敏自云‘五嶽皆有吾生蹤’(石門集題石門觀黃周七古)若未至平涼，無由登西嶽也。臨响志馮務傳云‘命于惟健以谷屬居郡城，而獨之平涼。’今按馮惟重大行集有平涼所作詩，可證臨响志之誤。惟健惟訥則奉母居晉州見陵門集。隨任石阡事見家傳。

13. 康熙益都縣志卷九惟敏傳。

14. 家傳，光緒臨响縣志卷十四上惟敏傳。

15, 16. 康熙益都志傳。家傳。17. 見後年表。

18. 臨响志傳。

19. 臨响志傳。

20. 光緒山東志舉人表。

兄惟重，弟惟訥俱成進士。²¹ 惟敏與長兄惟健屢試南宮不第，乃營別墅於臨胸海浮山下之治源居焉。²² 臨胸在萬山中，而水源四出，實與衍之區。²³ 治源在城南二十五里，尤爲邑中勝地。碧湖清泉，水榭器竇，古木千章，修竹萬個，夏不知暑，冬有餘青，雖處北地，而風物之美，不殊江南。²⁴ 惟敏遊釣其間，浩歌自適，忘懷息機，有終焉之志。

嘉靖丁巳，戊午間，段願言巡按山東，爲政貪酷，民甚苦之。惟敏亦被逮治，良久乃解。²⁵ 惟敏既慨‘在邑’之‘多糾纏’，²⁶ 應試春官，復久而無望。遂以嘉靖壬戌，入京謁選。是年，授直隸涿水知縣，時年五十二，²⁷ 蓋家居垂三十年矣。²⁸ 在官廉靜不擾，每出行，以壺盎自隨，不煩里甲。²⁹ 時十年飢饉，百廢相仍，惟敏居閑歲，學宮，臺署，治廳，城池，郵舍，道路，以次修治。多樹榆柳，繁茂成陰，行旅歌咏之。百里改觀，治績核最。³⁰ 縣去京師

21. 光緒山東通志卷九十學校志進士表。

22. 家傳。

23. 光緒臨胸縣志卷三上山水。

24. 治源之勝詳見臨胸元水經注巨洋水條（王先謙刻戴本卷二十六），惟敏姪孫琦游治源記（萬曆刻本北海集卷十二）山左明詩鈔卷九引張廷策語，（陳田明詩紀事戊籤同），光緒臨胸縣志卷三山水，何書卷四古蹟。亭館類詩集有七里溪別墅，詞稿卷二有羅山別墅，未詳各在何地。

25. 見後年表。

26. 盛明百家詩本馮海浮集七里溪別墅詩云：‘非無五畝宅，在邑多糾纏’。石門集有懷風洲使君詩云：‘君子遠吾邦，民今堂無繇，荷吏日曠時，文學遊空朴，遂令避世人，不敢留壑谷’。

27, 28. 見後年表。

29. 光緒益都縣志卷四十九惟敏傳。

30. 光緒易州志卷十七重修三義祠碑記（惟敏撰）。海浮山堂詞稿卷四附錄雙湖新水令套序，南呂一枝花套，家傳。

近，豪民爲將軍，爲校尉，爲力士，爲執金吾，爲中貴人，兼併田地無算，而多逋租。惟敏摘其最負者懲之，貧民以爲德，而勢族羣不便，謗語四起矣。³¹ 部使者亦憤惟敏異己而深忌之，密遣人偵惟敏過失，無所得，乃誣以賣酒賣柳，與民爭利。當事者知其枉，諱以量才改邑。而吏部覆奏，以惟敏‘疎簡不堪臨民，文雅猶足訓士’，遂謫鎮江府學教授，³² 鎮江故多佳山水，教授官閒事簡，惟敏於府學建仰高亭，春秋佳日，觴詠其中，生涯勝於在祿水時，而鬱積不平之氣，終有未釋者也。³³ 聘典雲南鄉試，錄文多出其手。³⁴ 稍遷保定府通判，奉檄修府志，集楊忠愍、繼盛遺文行於世。陳郡利害十六事，皆中窾綮。³⁵ 時惟敏年已六十，適往之氣，稍稍衰矣，寡鱗之思，無時或已。³⁶ 會左遷魯王府官，遂自免歸。³⁷ 構亭治源別墅，命之曰即江南，日與朋輩，觴詠歡燕。³⁸ 每當天日清澄，風雪冥鴉，時掉煙艇上下，自歌所爲北調新聲，優游卒歲。³⁹ 如是者近十載，遘疾卒。⁴⁰

惟敏名位雖不顯，自放山水，不與世接，類任遠曠墮者流。然家居獨嫻禮法，每歲首與子姪家宴，爲詩歌道天倫樂事，必加勉勵。卒之日，侍者以朱衣進，搖首曰，‘不常服此’，時蓋有期喪云。⁴¹ 在官勤政愛民，鋤奸剔蠹，勇於任事，廉峻自守，則又所謂循良

31. 家傳。臨朐志傳。

32. 詞稿卷四附錄雙調新水令套序，兩呂一枝花套跋，又卷一仙呂點絳脣‘改官謝恩’套序。家傳。

33. 參閱詞稿卷一在鎮江諸曲。 34, 35. 家傳。

36. 參閱年表及詞稿卷一卷二在保定所作諸曲。

37. 見年表。

38. 家傳。

39. 臨朐志傳。

40. 家傳。參閱年表。

41. 臨朐志傳。家傳。

之吏。惟敏弟訥與人語諸兄學行，亦多推惟敏。⁴²若夫詩酒風流，謠歌造興，聞爲‘狎邪之鼓吹’，則又文士之所以異於道學家者也。

惟敏有子四五人，可考者二，子復，子升。⁴³孫瑗，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山西參政，補開原道，有聲於時。⁴⁴

年 表

明武宗正德六年 辛未 (1511) 一歲

九月初旬，生於晉州官舍。

詞稿卷一雙調新水令‘庚午春試筆’套序：‘余生於正德辛未’。仙呂點絳脣‘郡廳自壽’套序：‘己巳‘菊月’，余至保郡越半年矣。…自筮仕壬戌歲，初度皆有述，在郡無與耦者，乃賦此以自廣’。黃鐘醉花陰‘仰高亭自壽’套喜遷鶯曲：‘正值著清秋天道，數重陽屈指非遙’。

光緒晉州志卷五官寮志：‘知州馮裕正德六年任’。是否携眷，雖難確考；然裕自正德三年至本年，始終服官於外，若未携眷，則無從生育；此時馮氏尚未回居臨洺，故鄉遠在遼左，眷屬除隨任外，亦無他處安頓也。

42. 俞憲《明百家詩本馮海浮集序傳。

43. 石門集七歌行云：‘年來生長四五子，玄冬落葉塞山裏，大者依希識姓名，別時翳嬰病欲死’。諸書均云惟敏子名子升，却詞稿卷二隱田小令末一首詞門奏凱歌補子復名。

44. 光緒臨洺縣志卷十四上，康熙益都志卷七，光緒益都縣志卷四十九俱有馮瑗傳。

父裕三十二歲

裕享年六十七歲，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詳見彼年）。

長兄惟健九歲；次兄惟重八歲。

惟重卒於嘉靖十八年乙亥，年三十六（詳彼年），據此推算，生於弘治十七年甲子；家傳云：‘惟重少伯兄一歲’。

王九思（敬夫）四十四歲

明刻本漢陂集南曲次韻自序題‘嘉靖乙巳春碧山七十八翁’據此推算生於成化四年戊子。

康海（德潤）三十七歲

馬理康對山墓誌（乾隆本對山集附錄）：公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

楊慎（用修）二十四歲

弘治元年戊申生，見疑年錄。

李開先（伯雅）十一歲

弘治十四年辛酉生，見三續疑年錄。

正德七年 壬申 二歲

弟惟訥生

盛明百家詩本馮海浮集，‘舍弟留滯西廬歲不遷山居馳念悵然有作詩’云，‘弟乃齊余肩，少余一歲強，’蓋惟敏生於去年秋，惟訥生於今年冬也。

正德十年 乙亥 五歲

隨父裕往南京

家傳，‘裕自知晉州遷南京戶部員外郎’。晉州志，裕後任知州尙繼美正德十年任。詞稿卷一雙調新水令‘留別邢雉山’套序：‘僕垂髫隨宦，皓首重來’。（參閱後文

嘉靖六年)

正德十二年 丁丑 七歲
 正德十三年 戊寅 八歲
 正德十五年 庚辰 十歲
 正德十六年 辛巳 十一歲

徐渭(文長)生。(見續疑年錄)

世宗嘉靖元年 壬午 十二歲
 嘉靖四年 乙酉 十五歲

盛明百家詩本馮海浮集‘舍弟留滯隴西…’詩自敘兒時生活云,‘七歲網禮儀,灑掃闕中堂,八歲問奇字,十歲諧宮商,十二受遺經,十五氣飛揚。’

汪道昆(伯玉)生

見王世貞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明卿序(晚景變詞馮先生年譜(文學年報第五期)引)。

嘉靖五年 丙戌 十六歲

王世貞(元美)生。(見疑年錄)

嘉靖六年 丁亥 十七歲

在南京。父裕調甘肅平涼知府,携眷自南京赴任。道出青州,上冢,會親故。留惟健,惟訥奉母居青。携惟重,惟敏赴平涼,至是馮氏遂復舊籍。

自乙亥至此,居南京首尾十二年;中間或曾至鳳陽。在南京時,兄惟健,惟重與諸名士結文社,惟敏與焉,識許石城邢雉山諸人。

家傳云:裕遷南京戶部員外郎,督儲中都(鳳陽)稍遷郎中,久之,遷知平涼府,以後期改知石阡。石門集宦

適軒賦序云：‘嘉靖戊子春，余方束髮，從家君薄遊南中，蓋自司徒大夫出守平涼，尋調石阡。既以後期‘尋調’，在平涼當不足一年，明年已遊南中矣，調平涼半應在本年無疑。詞稿卷一雙調新水令‘留別邢雉山’套作於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詳後）序中有‘僕垂髫隨宦，皓首重來’語，曲中有‘憶金陵佳麗帝王州，四十年，感時懷舊’語，自丙寅上溯四十年，正本年也。馮惟重大行集在固原，平涼所作詩，皆言雪景，到平涼當在秋冬間，道經青州，則夏日事。

過青上冢，留眷居青事，見光緒臨朐縣志卷十四上馮拔傳，光緒益都縣志卷四十九同，（參閱前文本傳注釋第12條）。家傳彼還居臨朐事於官南京戶部郎中時，與諸書皆不合，蓋約略言之，不如兩志之翔實。

光緒益都縣志卷四十九馮惟健傳云‘從父官南京，與諸名士結文社’，康熙益都志卷九惟重傳云：‘憲副公（裕）官留曹，公從之留都，與許石城邢雉山諸公講業青溪之上’；詞稿別邢曲之前，有‘贈許石城南呂一枝花套，亦丙寅作，別邢曲序中，又有‘慨舊識之無多，樂新知之畢聚’語。據以上諸事，可知惟敏與邢許為老友，其相識則在此數年中結文社時。

嘉靖七年 戊子 十八歲

自甘肅平涼隨父往貴州石阡。（見上年）

長兄惟健舉於鄉。（見光緒山東通志卷九十二舉人表）

嘉靖十二年 癸巳 二十三歲

父裕自石阡知府升任貴州按察司副使，隨往貴筑。兄惟健

自山東來省親。

惟健陂門集南征賦敘石阡父老歌其父之功德云，‘太守之來也，六載於茲矣，…今持憲臺，省選廉愚，’繼云，‘於是乎我僕彷徨，乃臨睨夫駉河之江，見閩山夫子於貴竹之館。’閩山，裕自號也。據此賦可知裕守石阡六年而升任按察副使。陂門集又有聖泉賦亦本年省視時作。

嘉靖十三年 甲午 二十四歲

父裕致仕，從歸臨朐。

康熙益都縣志卷七馮裕傳云：‘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後先七年’，家傳云：自貴州致仕歸。証以前引陂門集南征賦，七年之說可信也。自戊子下數七年，應在本年。

次兄惟重，弟惟訥並舉於鄉。（見光緒山東志舉人表）

張獻翼（幼子）生

王世貞弇州集卷十八（康熙二十一年蜀雲書林本）張幼子生志云：世貞長幼于八歲，世貞嘉靖五年丙戌生（見前），據此推算。石門集有贈幼子詩。

嘉靖十六年 丁酉 二十七歲

秋，舉於鄉。（光緒山東通志舉人表）

詞苑卷四，正宮端正好‘呂純陽三界一覽’套序，敘本年春就一道士處扶筭詢休咎事，可參閱；此套序中亦言本年秋領鄉荐，與山東通志合。

晉陵王愼中時爲提學僉事，賞識其文，自以爲不及。

事見前文本傳。嘉靖山東通志（萬曆丙辰續刻）卷十職官：僉事王愼中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到任，管理學道

事。

嘉靖十七年 戊戌 二十八歲

與兄惟重弟惟訥同赴北京會試。惟重、惟訥成進士。惟敏落第。長兄惟健亦在北京，但未應試。

惟重、惟訥本年登第，見光緒山東通志進士表。惟敏去年已領鄉荐，本年兄弟皆赴會試，自無獨居不往之理。鵝門集有‘三月十五日舉士應制吾親弟於闕門遇雨’詩，又‘十九日傳制兩弟爲余道其事喜而述焉’詩，後一首即敘兩弟登第事，詩中無應試不第語意，蓋屢試不第，已絕意進取，其入京乃監護諸弟也。

至廣寧省墓

事見詞稿卷二歸田小令末一首鴻門奏凱歌自注，當在落第之後。

嘉靖十八年 己亥 二十九歲

次兄惟重卒於廬江，年三十六。

家傳：‘惟重舉進士，授行人，肅皇帝南狩，奉命告湖湘，走烈暑中，及廬江而疽發於背，遂卒’。光緒益都縣圖志卷四十九惟重傳云：‘年僅三十六’。按嘉靖南巡在本年春夏間，見明史卷十七本紀。

嘉靖十九年 庚子 三十歲

康海（德順）卒，年六十六。（乾隆刻本康對山集附錄墓誌銘）

嘉靖二十五年 丙午 三十六歲

父裕卒，年六十七。

家傳：‘裕卒年六十七’。又云‘惟訥官揚州府同知，以父喪歸，服除，除松江’。檢雍正及嘉慶揚州府志秩官

表均未載惟訥在官年月。嘉慶松江府志卷三十六職官表：‘同知馮惟訥嘉靖二十七年任。’（惟訥光祿集有詩題云‘余解黜十年矣，已酉夏，分牧吳淞以吏事再至，’已酉爲嘉靖二十八年，似與松江志不合。但細審文義，所謂已酉夏，蓋再至臨濠之年，非始至松江之年。）松江志記二十七年任同知者，惟訥之前，尙有一舉某，惟訥到任，當在是年秋冬間，自此上溯二十七個月，裕卒當在本年。

陂門集‘南省’詩序云：‘先府君嘗令華亭，爰歷三紀，季弟惟訥復佐松郡。’裕令華亭在正德戊辰，己巳間，見光緒華亭縣志卷十一職官，自此下數三紀，應是甲辰，乙巳間，與松江志及光祿集均不合，蓋舉成數言之，非恰爲三紀也。

方伯集‘幽居’詩云：‘解綬二十載，卜築此屋廬，’裕自甲午致仕，至此首尾僅十三年，‘二十’恐是‘十二’之誤，否則亦是舉成數也。

嘉靖二十九年 庚戌 四十歲

湯顯祖（義仍）生。（見續疑年錄）

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四十二歲

與臨朐知縣王家士擬修縣志。

光緒臨朐縣志卷十三官績：‘知縣王家士，字汝希，河南光山人，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任，（三十二年去職，見卷十一職官表），與學舉廢，好以儒術飾吏治，縣故無志，舊聞闕如，家士始與邑人馮惟敏徵文考獻，勒爲成書。同書凡例：‘舊志創於明嘉靖三十一年，董其事者知縣王家士，總

纂者邑人馮惟敏；今不存。

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 四十三歲

沈璟（伯英）生。（凌彥堪 詞隱先生年譜，載文學年報第五期）

嘉靖三十五年 丙辰 四十六歲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副使

見青州府志卷三十六名宦傳。石門集‘有懷鳳洲使君’詩所云云；（引見前文），蓋鳳洲去後之思，兼致憾於段顯言也。（見下年）

嘉靖三十七年 戊午 四十八歲

段顯言爲山東巡按，貪虐無厭，齊魯之民苦之。惟敏亦被逮至歷城，久之乃解。時俞憲爲山東左參政，因得縱觀惟敏詩文。

俞憲盛明百家詩，馮海浮集序傳；‘予參東藩，海浮忽爲一巡院所虐，逮繫省城，因得縱觀其詩文。…其所指巡院，即“七歌行”自注，“墨吏扇禍齊魯間，六郡甚苦之，余亦致至歷下，良久乃解”者也，蓋嘉靖丁戊間，段侍御顯言云。‘七歌行’見石門集。詞稿卷二醉太平‘戊午感事’，卷四正宮端正好‘三界一覽’，般涉調耍孩兒‘骷髏訴冤’，又‘財神述冤’皆爲段作也。嘉靖山東通志（萬曆丙辰續刻）卷十職官：巡按監察御史，段顯言，字汝行，遵化人，進士，嘉靖三十六年任；裴天裕，三十七年任。詞稿‘財神述冤’套自注云：‘獨留二年，六郡之財悉歸私室而後去’，其任期蓋去年今年兩整年；段去裴來，當在本年歲杪。

據嘉靖山東通志知段顯言前任巡按爲毛鵬，其人以正直廉潔稱，即今京劇‘四進士’中之一進士，醉太平‘戊

午歲事'曲云: '包龍圖任滿, 于定國選官', 卽謂毛也。

嘉靖三十八年 己未 四十九歲

楊慎(用修)卒年六十六。(見歷年表)

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 五十二歲

春, 入京謁選。六月, 授直隸涑水縣知縣。

入京時, 道經歷城, 遇沈仕(懋學)。

家傳: '謁選, 授知涑水縣事。' 詞稿卷一, 仙呂點絳脣 '郡廳自壽' 套序: '自筮仕壬戌歲, 初度皆有述; 詞稿自序'壬戌春, 余策款段出山中, 遠浪跡風塵雲水間; 光祿集 '發涑水後寄別家兄' 詩序: '壬戌仲夏, 家兄海澄解褐補涑水令。' 詞稿卷一雙調新水令 '訪沈青門乞畫' 套序: '青門之名, 余耳之舊矣, 壬戌早春, 歷城邂逅, 西館燕嬉, 時余猶書生也。'

嘉靖四十二年 癸亥 五十三歲

在涑水任。秋, 解官歸臨朐。

在涑水政績及罷官詳情, 見前文本傳。諸書皆以涑水解官, 改鎮江教授二事連書。今按詞稿卷二有朝天子 '解官至舍' 二十首, 自注云: '余以癸亥秋解官, 自分優游山水, 無意世事'; 詞稿卷一雙調新水令 '仰高亭自壽' 套自注: '余以乙丑冬客潤州'; 據此二事, 知本年解官後, 曾歸臨朐閒住年餘。

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 五十五歲

改鎮江府學教授。春, 自臨朐入京陛謝。在京訪沈仕(懋學)乞畫。冬, 至鎮江。

詞稿卷一仙呂點絳脣 '改官謝恩' 套自序: '初解邑綬,

章章諭以量材改邑；章下，天曹覆奏，謹按臣微，‘疎簡不堪臨民，文雅猶足訓士。’制曰可，遂攝鎮江教事。味爽陞謝，喜而製此。雙調新水令‘訪沈青門乞畫’套自序：‘余今以曠官赴調，復得周旋談笑京邸間，因乞作畫’，上文敘壬戌遊歷城事，京邸乞畫，當在本年陞謝時。曲中有‘故園此日花如繡，爾舟蕩漾開春畫’之語，據知到鎮江雖已冬日，入京陞謝則在春季。

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 五十六歲

在鎮江任。春，至南京參謁留臺，與許石城邢雉山諸人話舊。識金鑾（自嶼）於友人席上。作仰高亭於府學。

詞稿卷一南呂一枝花‘贈許石城’套自序：‘丙寅春，余以移官京口，參謁留臺，過訪奉常許石翁’；雙調新水令‘留別邢雉山’套自序：‘僕垂髫隨官，皓首重來，慨舊識之無多，樂新知之畢聚’；黃鍾醉花陰‘酬金白嶼’套序：‘秋澗雅招，春園好會，得白嶼之老友，聆黃鍾之希聲，…恨相知之既晚，計信宿之無繇。三曲銜接編次，自是同時之作’；金鑾固常住南京也。雙調新水令‘仰高亭自壽’套自注：‘丙寅，作仰高亭於尊經閣之北，舊膳堂遺址也。…丙寅之秋，自壽於亭中’。

閏十月，刻山堂輯稿，海浮山堂詞稿。（見詞稿自序；詳後著述。）

穆宗隆慶元年 丁卯 五十七歲

在鎮江任。應聘典雲南鄉試。

家傳‘聘典雲南試，錄文多出其手。’雙調新水令‘仰高亭自壽’套自注：‘丁卯應滇闈之聘’。

姪子履舉於鄉。（見緒山東運憲異人表）

子履，惟重子，光緒臨朐志卷十四有傳。

隆慶二年 戊辰 五十八歲

在鎮江任。

李開先（伯華）卒，年六十八。（三鏡疑年錄）

據詞稿卷一中呂粉蝶兒‘辭署縣印’套，知在鎮江時曾兼攝丹徒縣，不知事在何年，附識於此。

隆慶三年 己巳 五十九歲

春，自鎮江教授調保定通判。是秋，嬰腦疾。

家傳‘自鎮江教授，稍遷判保定府。’詞稿卷一仙呂點絳脣‘郡廳自壽’套序：‘己巳菊月，余至保郡閱半年矣。’雙調新水令‘庚午春試筆’套序：‘自去秋出城，毒霧淫於五內，醫慎宜洩，遂嬰腦疾；雖勉慕微祿，時時強起，然風寒易薄，勸力不任，從此矣’（末句似脫一字）。

隆慶四年 庚午 六十歲

在保定任。修府志：集楊繼盛遺文行世。陳郡利害十六事。

（見家傳。事或在明年，或在去年，姑繫於此。）

署滿城縣事，旋辭。石璣爲作寫真，及海浮山村圖。

詞稿卷二醉太平‘庚午郡廳自壽’第六首云：‘正管著府廳，又署著滿城’；卷一有中呂粉蝶兒‘辭署縣印’套，可參閱。正宮端正好‘六秋寫真’套序云：‘林山山人數年前以繪事謁余於涑水，今年至保州見余，山人謂余貌猶昔也。…因問之曰：若能爲海翁畫像乎？山人笑而諾焉。乃作畫二幅，其一則海浮山村圖云。山人石璣，行唐人’。

隆慶五年 辛未 六十一歲

在保定任。春，弟惟訥自江西左布政使入覲，尋以光祿卿致仕歸臨朐；惟敏送之雄州，約同歸隱。歲暮，改魯王府審理所審理，辭免未赴；明年早春，遂去官歸臨朐。（詳下年）

隆慶六年 壬申 六十二歲

春，自保定歸臨朐。構卽江南亭於冶源別業（案傳）。

詞稿卷一商調集賢賓‘舍弟乞休’套序云‘舍弟少洲子，辛未自江省左轉入覲。…乃請老。’仙呂點絳脣‘量移東歸述喜’套序云：‘是年春，舍弟得旨東歸，余是以有雄州之會，相將同隱南山中，弟不可，曰，不告而去，非禮也。…至是，擢魯士師，遂行’。此兩套之間，夾雙調新水令‘送李閣老南歸’一套，序稱‘石鹿翁’，‘賢相’，曲云‘狀元歸去’，‘兩朝元老’，蓋李春芳也。春芳致仕在辛未五月，見明史卷一百一十宰輔表。可知三曲均辛未作，點絳脣序中之是年，蓋蒙集賢賓序中之辛未而言。詞稿卷二歸田小令胡十八曲題，亦云‘辛未量移東歸’。據此，則惟敏兄弟歸田，均在辛未矣。然詞稿卷一商調集賢賓‘歸田自壽’套序，又云‘壬申歸田’，卷二歸田小令朝天子‘將歸得舍弟書’亦云‘去春啊你回，今春啊俺歸。’可知奉量移之命，在辛未歲暮，自保定啓行，則已在壬申早春也。

點絳脣‘量移東歸’套曲文，有‘佐的是千里邦畿頭一郡，輔的是九朝藩國上十王，端的是長沙太傅江都相’之語；案傳彼此事云‘左遷王官’。可知所謂魯士師，蓋魯王官屬。嘉靖山東通志（萬曆續刻本）卷九封建：‘魯王開府兗州，王府官屬有審理所，置審理正一人，審理副

一人，顯名思義，魯士師蓋即魯王府審理也。點絳脣曲文又云：‘啓賢明一字王，感仁恩千歲昌，代陪臣上表章，賜山人歸故鄉’；家傳云：‘左遷王官，遂歸’。可知未赴魯府，即歸臨朐。

弟惟訥卒，年六十一。

詞稿卷一商調集賢賓‘歸田自壽’套序云：‘壬申歸田，而是歲余弟不祿’。惟訥生於正德七年壬申，見前。

神宗萬曆元年 癸酉 六十三歲

姪子成舉於鄉。（光緒山東通志舉人表）

子成，惟健子；光緒臨朐志卷十四上有傳。

（集中套曲題于支者，止於本年，此後只有雙調新水令‘題劉伊坡壽域’一套。

蓋家居恬適，無話可說，無事可寫，故不再作套曲也。）

萬曆二年 甲戌 六十四歲

除名

詞稿卷二歸田小令有‘閱報除名’折桂令四首，編於

‘甲戌新春試筆’仙桂引之後。

馮夢龍生。（容肇祖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

萬曆四年 丙子 六十六歲

姪孫琦舉於鄉。（光緒山東通志舉人表）

詞稿卷二歸田小令有‘送琦孫鄉試’折桂令。琦，惟重

孫，子履子；明史卷二一六有傳。

萬曆五年 丁丑 六十七歲

姪孫琦成進士。（光緒山東通志進士表）

詞稿卷二歸田小令有‘夜聞琦捷口占’朝天子二首。

萬曆六年 戊寅 (1578) 六十八歲

命男子復至廣寧省墓。

詞稿卷二歸田小令有‘復兒度遼省墓’鴻門奏凱歌二首，編於‘戊寅試筆’清江引之後，自注云：‘余戊寅東歸一展墓，逮今四十年，始遣子復’。

是年卒？

詞稿卷二共分兩部，首為‘歸田小令’編至‘度遼省墓’鴻門奏凱歌為止，自‘解任後聞變有感’仙子步蟾宮以下，原本另題‘海浮山堂詞稿小令’，中皆庚午以前之作，全集紀年，無較戊寅更晚者，戊寅所作曲，亦僅‘試筆’清江引及‘省墓’鴻門奏凱歌兩題十二首，蓋即卒於本年也。

著 述

(一) 專著：

隰胸縣志

未見傳本。詳年表四十二歲。

保定府志

未見傳本。詳年表六十歲。

(二) 文：

礦洞議（見光緒隰胸縣志卷十六雜記，似非全篇。）

重修三義祠碑記（見光緒易州志卷十七藝文）

海浮山堂詞稿自序（見詞稿卷首）

家傳稱惟敏為文閎肆，萬言可立就；王愷中自以為遜其才，又云，‘其文不為刻削語，情事若搢紳上。’然惟敏：

文只存以上三篇，餘文未見。（套曲小序多成篇者，以非專文，故未計入）。詞稿（原刻本）卷四附錄，南呂一枝花套題注云，‘有引見文稿’，此文稿當是惟敏自編，曾否付刻，今不可考。詞稿自序云，‘刻山堂輯稿於泗州’，輯稿今佚，其中或有文耶？

（三）賦 詩：

石門集一卷（又名別駕集）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康不揚選，姪孫琦校刻本；與兄惟健陵門集（又名孝廉集），惟重大行集，弟惟訥光祿集合稱馮先生集；有康不揚序；冠以父裕方伯集（前附家傳），稱馮五大夫集；光緒臨朐縣志卷九上藝文著錄。原本寫刻頗精，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馮海浮集一卷

隆慶中俞憲編刻盛明百家詩本，前有俞撰序傳，題隆慶戊辰夏，時惟敏方在鎮江。

石門集爲選本，盛明百家詩刻於惟敏生前，故皆非全集，而互有異同。石門集收賦二篇，詩一百五十四首；盛明百家收詩一百五十三首。兩本相合，去其重複，得賦二篇，古近體詩二百四十三首；光緒易州志又有七律一首，爲兩本所無。傳世惟敏詩賦，蓋盡於此矣。臨朐縣志又著錄山堂詩稿，無卷數，其書未見，或即山堂輯稿耶？

附錄詩話：

‘海浮詞雖逸而氣弱，律雖協而調卑。’（朱觀彙海鏡）秀集（原

書未見，此據陳田明詩紀事戊籤卷八所引。王兆雲身明詞林人物考

卷九云，‘詞雖逸而氣未雄，律雖協而調少遜，’即襲用朱氏之言。

‘馮汝行如幽州馬客，離見抗俱，殊乏都雅’。（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

‘惟敏詩雖未工，亦齊魯間一才人也’。（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二）
‘臨朐四馮，朱中立首推汝強詩；王秋史謂汝威爲四集之冠；朱竹垞謂汝言詩“華整可觀，其賈氏之儻節乎。”余謂終不若汝行之才氣縱橫也’。（陳田明詩紀事戊籤卷八）

（明詩綜、靜志居詩話、山左明詩鈔諸書，或鈔錄上述評語，或記載迺遜風物，於惟敏詩無所論列，均不錄）。

(四) 詞：

未見。詞稿卷二小令中有浪淘沙，然此調詞曲兩用，詞稿所載亦是曲體，非詞體，惟敏遂無一詞傳後也。

(五) 曲：

1. 散曲：

海浮山堂詞稿四卷

馮氏家刻本 任中敏散曲叢刊本（中華書局出版）明汪氏環翠堂刻坐隱先生選本。

卷一：大令（即套數）三十二套，皆北曲。

卷二：（1）歸田小令二百二十七首，（外要孩兒‘十自由’，散曲叢刊本移于卷四之末）

（2）海浮山堂小令一百六十六首。

卷三：擊節（或作筑，非是）餘音。散套十一套，南北俱有，內僧尼共犯第一折，與附錄重，實得十套；雜曲小令一百三十九首，（原本一百三十六首，散曲叢刊本據汪刻選本增補三首），內南倚馬待風雲‘悼妓琴仙’四首，南黃

登兒‘贈妓仙臺’四首，重見卷二，實得一百三十一首。此卷皆狎邪諛浪之作，明人結習，存而不論可也。

卷四：附錄(1)套數五套，皆悲憤寓言之作。散曲叢刊

本移耍孩兒‘十自由’於此。

(2)雜劇二本：玉殿傳臚 僧尼共犯

散曲叢刊本刪去此二種。

馮氏家刻本，前有惟敏手書自序，署‘丙寅閏月’，嘉靖四十五年也。序云：‘余弟往在秦州刻詩紀，以其刻石門樂府，余今刻山堂輯稿於澗州，既迄工，乃別輯此卷刻之，亦惜其美耳。’今所見本，載丙寅以後曲甚多，自是後來印本。全書依年分類，編次井然，各曲後時有自記；蓋惟敏晚年手訂本，而仍用原序耳。全書四卷，卷爲一冊，每冊封皮皆有寫刻題籤曰：‘海浮馮先生詞稿’蓋馮氏後人印本。觀其刻工字體，至晚在萬曆末年，而書中所收萬曆初年作品甚多，故可定爲萬曆中葉刻本。傳世馮曲舊刻，只有此本，或題嘉靖刻本，蓋據卷首舊序也。嘉靖丙寅原刻，今已不可復見。光緒臨洺志卷九上藝文著錄‘山堂詞稿’，注云：‘舊志云四卷，今考原書只二卷，舊志之四卷，當卽今所見者，二卷之原書，或卽丙寅刻本耶？抑卽四卷本之前二卷耶？無從稽考矣。’

任中敏編散曲叢刊本，卽據家刻本覆印，誤字尙不甚多；惟有較大錯誤三端，不可不辨：

1. 卷二，卷三有重出之曲八首，(見前)未能校出刪去。
2. 卷四附錄散套，皆悲憤寓言之作，故歸附錄；任氏移耍孩兒‘十自由’於此，風格性質，全不相同，殊失編

次原意。且耍孩兒原在歸田小令中，係依年編入者；馮氏原意，蓋以之爲重頭，而不以之爲套數，故原刻本僅有耍孩兒總題，每支曲並未冠以第幾煞字樣，末曲亦無尾聲字樣，任氏擅爲添入，更嫌武斷。

3. 卷二之歸田小令止於鴻門奏凱歌‘復兒度遼省慕’，自仙子步蟾宮‘解任後開筵有感’以下，原刻本另題‘海浮山堂詞稿小令’；書口記頁數處，於歸田小令則云‘田若干頁’，於海浮山堂小令則云‘小若干頁’，頁數各爲起訖，雖居同卷，實分兩部。後者百餘首，皆歸田以前作，其中有題干支者，有未題者。散曲叢刊刪去‘海浮山堂詞稿小令’一行字樣，連接排印，頁數亦直數下去，遂若此一卷小令，皆是歸田以後所作，原來編次，大爲紊亂矣。

汪氏環翠堂刻坐隱先生選本，原書余未之見，見於任中敏曲譜卷一（散曲叢刊本）。任氏曾據校原刻本，異文附於散曲叢刊本各曲之後，共約五十條，多妄改處，今附舉十例如下：（卷數頁數據散曲叢刊本）

1. 卷一頁十下，八煞：‘又無獄囚“干係”擔驚怕。’‘干係’即關係責任之意，因恐獄囚逃逸，故常擔驚怕，是作官人感慨語，汪本改‘干係’爲‘枉繫’，則是因枉入人罪而擔驚怕，變成作賊心虛，去原意未免太遠。
2. 卷二頁五下，‘灌園’：‘行人笑俺撻高價’。原刻本‘行’字上有‘路’字，南宮詞紀同；汪本刪去‘路’字，任氏從之。今按，‘路行人’三字，北地方言中常用之，此句加一襯字，音調亦較諧婉，不應刪去。

3. 卷二頁十五下：‘止不過蝸角虛名，又不是都督王侯’，語氣悲憤雄直，汪本改作‘只今日遠離風塵，落得個高臥林丘’，語氣緩懈，原意全失，且與上文合韻，文義亦不貫串。
4. 卷二頁二十一上，‘苦雨’：‘恰纔慶雨澤，豈料爲民害’，‘澤’字借入爲平，叶皆來韻，此例北曲中甚多，汪本改作‘顏纔得雨開，心轉憂霖害’，鄰於不通矣。
5. 卷二頁二十二下第三行，‘街前翻巨浪’以下數句，雖近粗俚，却是字字本色，汪本所改，塗飾太甚，凡脂俗艷，令人不快。此等處改者或猶自鳴得意也。（原文太長不錄）
6. 卷二頁二十五下‘書蟲’：‘捻著你命難饒’，‘饒’字有很像，汪本改作‘命難逃’，太老實矣。
7. 卷二頁三十五下朝天子：‘小則小合爻象’。謂房屋之合格局者爲‘合爻象’，至今北京尚有此方言，特說話時音轉爲‘爻性’耳。汪本改爲‘玄情習’，蓋不識原意也。
8. 卷二頁四十二上對玉環帶過清江引：‘萬柳千鶯，終朝不住鳴，一水孤清，通宵不斷聲’，寫冶源景物也。冶源以泉竹勝，故有孤清，水聲不斷之喻，汪本改作‘柳岸千鶯，終朝睨睨鳴，漁浦揚舂，通宵款乃聲’，詞則美矣，奈非本地風光何？
9. 同卷同頁雁兒落帶得勝令：‘博籬的緊緊籬，喝號的哀哀叫’，確是北方旅夜，情景逼真，汪本改作‘雨珠兒緊緊傾，雁陣兒哀哀叫’，誠所謂嚮壁虛造。

10. 卷三頁二十三下‘四景閨詞’：‘畫堂深，‘清晝’永，’汪本改‘清晝’爲‘春晝’，因上文有‘清幽’字也，不知此是四景第二首所說是夏天耶？

其他類此者約當全部異文十分之九，點金成鐵，如此之多，誠馮曲諸刻之最劣者；其所改又多似是而非，更易貽誤，余所以不憚爲之指出也。

2. 劇曲：

梁狀元不伏老玉殿傳臆記

游浮山堂詞稿附錄本 盛明雜劇二集本

此爲五折雜劇。惟敏父裕次兄惟重弟惟訥皆成進士，獨惟敏與長兄惟健屢試不第，是爲惟敏一生最大憾事，詞稿卷二仙桂引‘思歸’曲云：‘好功名少了半截’，此劇之所爲作也。

僧尼共犯

此劇除詞稿附錄外，未見第二本。原題僧尼共犯傳奇，實四折雜劇。此劇與繫節餘音中之‘勸色目人還俗’套，俱可見惟敏之學，純宗儒家，不以他教爲然，非滑稽戲謔之作也。曲文質樸，頗得元人本色之妙。

附錄曲話：

‘北調，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擲捨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類耳。’（王世貞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 藝苑臆言附錄一（明刻足本，通行本藝苑臆言無此卷。）

‘填詞尤馳當家，西北人往往被之絃索。’（案）

‘王漢陂，馮海浮咏鞋杯諸曲，亦多巧句，亦未免間似粗豪

語，不無遺恨耳。’（玉璣齋曲集卷三遺詠物）

馮才氣勃勃，時見紕繆，常多倣而寡馴。’（同書卷四）

‘康對山，王漢陂，常棲居，馮海浮，直是粗豪，原非本色。’（同上）

‘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康對山，王漢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俱口口口友，而不嫻度曲。…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諷。同時惟臨朐馮海浮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述德軒類曲雜言）（按惟敏集中非絕無南曲，特數量極少）。

‘馮侍御綺筆鮮妍。’（蘧生曲品卷上）

按曲品著錄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二十五人，中有惟敏名，復於二十五人各繫評語。此二十五人中，無第二姓者，上引評語，當然係指惟敏。惟敏未作過侍御，想是傳談；‘綺筆鮮妍’之評，於舊曲作風亦不相合，或專指所作南曲。

‘余所見梁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漢陂杜甫春遊之上。’

（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二）

‘螭亭雜訂云：“或謂馮汝行梁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漢陂杜甫遊春之上。”四友齋叢說云：“漢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焦循劇說卷三）

‘曲始於元，大抵貴當行不貴藻麗。明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秋碧輩，雖無尚本，而製曲直闕其藩，元音未絕。’（空齋

元兩村曲話卷下）（按詞元似未見馮撰雜劇，故云無尚本。）

‘海浮山東人，故所作粗豪之氣，咄咄逼人，是大宜於北曲者，以之爲南曲，乃嫌叫囂矣。’（在中興曲譜卷一）

‘海浮曲全是一團拴縛不住的豪氣。然排募而能妥帖，詞中之辛稼軒，陳迦陵也。’（同上）（按以舊曲擬辛詞似覺尪遜，若陳

其年之詞，叫器粗疏，其中索然，不能比擬辛，也。

‘此公下筆，無論爲“丹丘體豪放不羈”，爲“淮南體趣高氣勁”，爲“草堂體山林泉石”，爲“香奩體脂粉釵裙”：都異樣寫得出，說得透，不僅“騷人”一體，嘲譏戲謔者，頗狂欲絕也。’

(同上)

‘海浮曲有硬語盤空，呼叱而出者，如醉太平“遂闕”（原曲見詞稿卷二頁八下）。然尙嫌曠達之中，多憤激之氣，文字亦覺過於急迫，乏安雅之致。如塞鴻秋“乞休”（原曲見詞稿卷二頁四十六）則較爲閑靜，不病乖張，且結語緊得剛好，有風起雲從，水流花逐之概也。’（同上）（按曠達之中若無憤激，則非海浮曲矣。）

‘以曲爲家訓，海浮之創作也，論其詞，尙替切清新，不同腐俗。’（同上）

‘論才情橫溢，氣象萬千，明曲中真罕有敵海浮者。鴻門奏凱歌“謝諸公枉駕”（原曲見詞稿卷二頁三十二下），前調“謝會友枉顧”（原曲見同上），高趣涵空，英姿颯爽，又純以跌宕風流，淵雅沈穆勝，而本來踴躍蹈揚之面目，則收拾淨盡，一毫不露，才人之筆，直無往而不可也。’（同上）

‘海浮情詞，具本來面目者，玉胞肚（原曲見詞稿卷三頁三十五上），其較爲蘊藉者，如倚馬待風雲“悼琴仙”前半（原曲見詞稿卷二頁五十六上），花開三句，悽婉無限，在南詞柔蕩一派中的，是當行。月兒高“閨情”“月缺重門靜”云云（原曲見詞稿卷二頁五十七下），雖是南詞，而確傳元人敷粉作色，鈎勒點染之秘，斯不可多得也。’（同上）